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傳閱

漢書門
一四五 八三九 函架番号 類

内閣文庫
漢 一四五 八三九 函架 冊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391
冊數 14 (5)
函號 275 34

春秋列傳選

十三一

春秋胡傳翼卷之十

明後學海虞錢時俊用章甫輯

魯閔公 公名啟方史記名開蓋爲漢景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卽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周 惠王十六年

鄭 文公十一年

齊 桓公二十五年管仲爲政

宋 桓公二十一年

晉 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二軍

衛 懿公八年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穆公十四年

曹 昭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宣公三十二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二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 見莊公元年

庚申

楚 成王十一年令尹子文爲政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惠王十六年 元年 齊桓二十五年 晉獻十六年 衛懿八年 蔡穆公十四年 鄭文十二年 曹昭公班元年 陳宣公三十二年 杞桓二十一年 楚成王十一年 秦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繼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尼之

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

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

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

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莒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莒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不書卽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内不承國于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王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卽位正人道之大倫也註疏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汪氏曰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詔告王人佐其受之

齊人救邢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刻國子突

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于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註疏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救者是則不救者非○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衽之功歸于管仲蓋救諸夏攘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

王氏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徃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爲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將卑師少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于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廬陵李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爲矜其盛則救兵不貴于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公未力于救患也與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也者之心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音註落姑齊地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季子來歸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

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王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内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鯀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勳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内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註疏　臨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慶父秉權哀姜爲内主蓋唯恐季友之歸閔公九歲爾孰能犇之出會覇主而爲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于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秘計告于覇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覇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于齊而不出于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背覇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覇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可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

冬齊仲孫來　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

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
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
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覇王之器也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
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
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
鄰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
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
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

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弒簡公孔
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
待之也不勸其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
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
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註疏 盧陵

李氏曰春秋直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寔仲孫介葛盧
白狄而已獨齊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來同蓋上不
書使下不書事皆爲交譏之也然祭公猶以遂事爲
譏仲孫則以不能明于奉使之義故貶之同于私行
之例耳○張氏曰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魯秉周禮
于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于政亂
俗壞之日仲孫之智善于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
伯之義春秋所以雖貶仲孫而不名以爲猶有以異
于傾險乘釁
者之可誅也

（左傳別見）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
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
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
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
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
其無晉乎

辛酉　惠王二十七年（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
（鄭）文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
（宋）桓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音註（陽小國蓋齊人迫而遷之）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音註（此言吉禘以見閔公喪制未闋而亟行吉禮又

不于太廟蓋深譏也禘天子之禮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東周之僭禮也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于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于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

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

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註疏 杜氏曰新王既立特祀于寢○劉氏曰不王不禘禘之爲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鯀也而祖禹商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王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汪氏曰公羊文二祫祭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魯子問祫祭于祖則祫迎四廟之主王制汪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今按公羊言大祫之禮魯子問乃時祫之禮○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家氏曰禘禮當行于太廟今禘于莊公將屈太祖羣廟之主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爲屈尊從卑悖于禮者也若特于莊公而不及大祖羣廟之主烏在其爲禘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譏矣○汪氏曰閔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遂誤爲時祭且魯祭非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爲當也如桓公五月烝乃夏之三月亦可謂春烝夏嘗乎然先儒所論禘禮程子與文定父子以爲合祭羣廟之主而朱子謂程先生云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廟之主皆祭之恐未然顧古禮盡亡不可詳考趙氏據記之傳小記程子因漢儒之說而分禘祫其爲禘爲合祭與不合祭雖不同然皆推其始祖所自出而非諸侯所得祭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

親筆也觀于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
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則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
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爲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
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譬之君臣未嘗相
弒者蓋習于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
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于將來曰書薨以
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
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于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
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

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
于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音註（孫）音遜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
釋怨無志于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
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
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
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
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
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慶父之無君動

于後圍人犖十齒之死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懵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于未亂保之于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音註弑閔公故是爲孟氏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鱄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吳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孟孫氏始此

春秋胡傳纂卷之十

閔公

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于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于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永鑒也

註疏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

左傳別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音註（高子）即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難魯人貴之故不書名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然則何以

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于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註疏　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皆名而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來說魯國之虛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言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之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況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弒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雖然仲孫字而不名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錄未若高子之安危繼絕有庸于魯耳○盧陵李氏曰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子毛伯宋司馬華孫莒慶齊高固之類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族齊有大夫

則高傒書子皆貴之所以別于私交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于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于屈完此得之又曰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于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

不可待言狄盛強不可坐而待滅夜與國人出

謂石祁子信其言不敢固守其勝及曹倶衛別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材木也與門材使先立門戶三十兩三十疋也

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互見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于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荅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攻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音註延平楊時按宋鑑楊時將樂人從二程遊得河洛之傳註疏汪氏曰衛書入而不言滅或世號龜山先生以桓公不能攘戎狄故爲之諱或以爲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蓋桓公始雖不能却戎狄于衛未滅之先而猶能存衛于狄既滅之後其于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比事攻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以亡國之善詞又春秋之變例也

鄭棄其師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

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
易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
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
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
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
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
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
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
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
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潘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

于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
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
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註疏
朱子曰孔氏以是詩爲公子素所作然則進之當作
之進○張氏曰當時如楚如秋方有發焉啟疆之心
一旦乘鑄搞虛則
鄭必束手就亡矣
國語附錄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
之爭謂君惑于我必亂國去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
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
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
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
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
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蔽蓋者也凡
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于人

殺申生張本

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道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恐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寔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皐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衆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

（左傳別見）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

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令命以時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尤凉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左傳別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左傳別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春秋胡傳翼卷之十　終

春秋胡傳翼卷之十一

明後學海虞錢時俊用章甫輯

魯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

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

僖

周 惠王十八年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文公十四年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桓公四十三年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桓公二十三年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二年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僖二十三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獻公十八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十月殺奚齊卓子及惠公夷吾立僖十年弒卓子惠公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王霸魯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秋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

衛文公元年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穆公十六年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昭公三年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莊公甲午立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宣公三十四年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立姑容立而攻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從之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三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爲正可也

薛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平公

邾文公七年

許穆公三十九年魯僖公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邾魯莊公五年書邾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邾黎來爲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壬戌

楚 成王十三年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召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爲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爲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穆公元年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二年兵爭之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惠王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齊桓二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子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内無所承也嗣子定位于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于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于天者也故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于王者也受之于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于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桓 宋師桓 曹師昭次于聶北救邢 音註聶北邢地聶音躡

註疏程子曰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徙次以爲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于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于罪爲大註疏汪氏曰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皆譏其怠于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救晉次雍榆則譏其怯于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救矣○臨川吳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逼邢然兩年間以兵蹂踐邢衛之境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家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于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突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音註夷儀邢地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城邢左傳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註疏 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爲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故再敘三師以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汪氏曰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狄圍衛而至于遷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廬陵李氏曰齊伯之編外丘也緣陵也獨城邢爲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音註 左傳在閔二年

不書齊人殺諱之
書地者明在外薨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譏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音註 (居音基)(復故又反)

楚人 成 伐鄭 文 音註 荊始書楚

楚稱人浸强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强矣

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循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註疏(廬陵李氏曰荊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顓殺兄而立是爲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于中國矣而毋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于是楚勢復強張氏謂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于中國疑亦得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桓文)曹伯(昭)邾人(文)于檉(音註(檉宋地音嗔)永嘗之會六)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註疏(杜氏曰犖

卽檉宋地

九月公敗邾師(文)于偪(音註(偪地)邾)左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偪于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音註(挐女居反又音拏))左傳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穀梁傳)內不言

阿反賚見此書救傳討劾受賞

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爲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于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預弒二君幾于三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

癸亥　惠王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宋）桓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
九年　二年（齊桓二十八（鄭）文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

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内史作策命是天子之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于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爲利于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註

疏（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内史作策命）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汪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扆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司几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荀桓公既逐狄人請命于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于天子而封之如是則王命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汪氏曰衛之滅也春秋不書滅戴公廬于曹而不言遷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而不書救凡皆所以隱桓公之封衛蓋其功不足以掩過是以略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戍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則戍陳歸粟于蔡之例也然曰戍曰歸粟雖若魯猶曰陳蔡而楚丘之書法與魯邑無異則深諱桓之專封而備責之也歟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不得逆其責矣

前是冀伐虞至鄀鄀虞邑冀之既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疆以說其心逆旅客舍也號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

夏五月辛巳奚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音註（下陽）虢邑晉始見經（左傳）晉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互用公穀）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

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府藏之外府焉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

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
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綵錦欲
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議其汲于利
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强暴者乎國
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號之塞邑猶
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
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爲家
以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
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註疏茅堂胡氏曰滅下
以虞首惡何哉春秋誅惡皆罪其與之爲惡者故以
陽者晉主謀也而
齊首石曼姑以宋首州吁以虞首晉以子家首子公

先儒以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
春秋之意矣○徐彦曰號之滅由于夏陽之亡郢之
入由于州來之亡故皆書滅由于下爲公外戶不閉大道既隱天下爲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外戶不閉大道既隱天下爲
家城郭溝池以爲固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春秋兼盛衰之世而立法如書城中城
之類見城守之不可全恃如書滅下陽之類又見其
有險而不能自守也○高氏曰聖人書鄭伯入于櫟
而不書入鄭書虞晉滅虢觀物有要
矣○盧陵李氏曰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
世至穆侯穆侯生大子仇及成師仇爲晉文侯周平
王東遷有功受策命書文侯之命是也魯惠公二十
四年文侯卒子昭侯立晉始亂封成師于曲沃是爲
桓叔叔卒子莊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稱立桓八年
曲沃併晉王命虢公立晉侯緡莊十六年曲沃復滅
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是爲武公莊十七年武公卒獻公俺諸立十八年晉
獻公朝王二十六年虢再侵晉二十七年晉將伐虢
士蔿曰不可虢公驕縣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
伐之誰與二十八年使太子居曲沃閔元年作二軍

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伐東山皐落氏
于是晉始大以前晉事皆不經見故具于此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音註(貫宋地永寧之會不在九合之數)(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左傳)別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左傳)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甲子　惠王二十三年(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註疏　汪氏曰何休謂僖公飾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之不同君心之所由著也

徐人取舒註疏　盧陵李氏曰按徐伐苦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昭五年從楚伐吳亦稱人者楚師有名也又曰稱取者與魯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末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爲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于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

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註疏　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

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爲可喜○盧陵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爲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音註（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註疏汪氏曰二年楚侵鄭故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公羊傳）涖盟者何往涖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註疏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汪氏曰既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惟此年季友之盟佐齊桓謀伐楚有輔伯之善文七年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強以結盟初無恤小之誠昭七

年叔孫昭子之盟齊定十一年叔還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爲背伯之謀不足取矣

楚人伐鄭（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詘疏（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櫨于貫陽轂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盧陵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左傳別見）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乙丑　惠王二四年（齊桓三十一年（宋）桓二十六（秦）穆四（楚）成十六　（晉獻二十一（衛）文四（蔡）穆十九（鄭）文十七（曹昭六（陳）宣三十七（杞）惠十七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註）侵蔡遂伐楚以見齊霸侵陳遂侵宋以見楚霸○（陘）楚地音刑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左傳）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左傳）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戰紀彭衙傳引答書事實互見）

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茅菁茅香草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

王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正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于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註疏　家氏曰齊距楚數千里跋

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爲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張氏曰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爲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富强吞并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桓公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于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于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罪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來盟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于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時出于紀滅弦伐黃故魯西鄙其功烈之卑書遂以譏其專書次以著其師有節制用能懾懼楚人免民左衽也○何氏曰桓公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次止善其重愛民命○臨川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之衆夏而聲罪致伐然楚衆方强若不持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爲節制之師合于不戰屈人兵之善也○或問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蓋桓公每事持

重當時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卽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哉朱子曰然○汪氏曰成三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襄十六年伐許次于函氏皆不書次其次不足善也惟襄元年晉悼遣韓厥伐鄭而以諸侯之師次于鄫不欲悉師以攻鄭近于齊桓次陘之意春秋伐而次者齊桓晉悼爲庶幾矣○盧陵李氏曰經書潰四蔡潰沈潰苔潰鄫潰民皆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穀梁之說得之蔡曰北杏之後棄我中華廿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未可以蔡姬之事累桓公也又曰胡氏于遂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詞一曰兩事之詞一曰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蓋亦隨其事而立說繼事而美則但譏其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譏其生事爲暴而不知已矣其遂伐曹遂滅偪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倣此獨遂救許反爲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速雖不稟命無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

夏許男新臣卒 音註（新臣卽許叔穆公卒僖公業立）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卽位而爲稗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稗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于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于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音註（稗音敗）

齊桓以義勝楚

楚屈完來盟于師 不戰服楚也

盟于召陵 音註（召陵潁川縣召音邵）

如師于陘之師

長勺傳文皆之詞至屈完

(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傳)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卒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于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

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爲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註疏（序績）何氏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于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爲盛○汪氏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雖不重言楚齊侯使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類然國佐不言來盟則齊人非服義也袁婁稱及國佐盟而書日則非序績也袁僑如會及袁僑盟雖若服義而來會勝于國佐之如師矣然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兩書及詞繁而不殺又詳于國佐之盟者惡其以盟會之權授之大夫也○盧陵李氏曰齊晉謀楚皆于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侵而彼書伐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于無能爲此以伐後書盟爲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爲疑辭○李氏曰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爲齊侯之績故袁婁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序績之說公羊得之

齊人執陳轅濤塗音註（轅濤塗）陳大夫（轅）音袁（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

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
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
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
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
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
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註疏盧陵李氏
曰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
陳鄭而歸何至伐之若是其甚乎故胡氏全取
公羊
爲是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傳）討不忠也註疏汪氏曰或謂書及者

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
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偏陽
遂滅賴之類此不
言遂實魯及之爾

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
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註疏臨川吳氏
曰公與齊桓爲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
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汪氏曰春秋書至大齊
桓伐楚之功其猶召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
美之歟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
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
伐淮夷遂踐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
滅奄其事重于伐三朡伐淮夷故耳○盧陵李氏曰
致先事致後事之說胡氏略而不言獨穀梁得之然
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而不致會對侵楚盟皐鼬致
會而不致侵論之則伐楚之義大而侵楚之事淺矣
又以侵蔡遂伐楚致伐而不致侵對伐鄭遂救許致
伐而不致救論之則伐楚之功美而討鄭之事亦重

矣

葵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桓衛人文鄭人
文許人穆曹人昭侵陳宣音註（公孫茲叔牙子卽叔孫戴伯也霸國大夫會諸侯大夫侵與國自此始）左傳陳成歸轅濤塗

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稟納轅濤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

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慶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註疏先知篇注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于是從王命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齊桓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徑○(不久遽歸)汪氏曰朱子集註謂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與此不同○家氏口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于伐楚之役見之蓋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已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深責也遠近咸服小大具孚遂率之以伐楚楚伐其罪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濤塗謀避軍道以紓其國于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爲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猶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會本以救鄭未幾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強楚之焰于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霸遂衰矣惜哉春秋于伐楚也爵以褒之于其伐陳侵陳也人以貶之其義著明矣○臨川吳氏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怙荊之功一有誤軍道之罪既執其臣遄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者以見其師之無名也○陳氏曰公子牙謀弒子般公子慶父弒閔而茲與敖皆世爲將是故謹志之曰公子友帥師師敗莒師于酈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國語別見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菀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饗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戲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乎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乎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乎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搆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少疎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丙寅

惠王二十一（晉獻二十二（衛）文五（蔡）穆二十二年五年（齊桓三十八（宋）桓二十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十（鄭）文十八（曹）昭七（陳）宣三十八（杞）惠十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左傳互見）初晉獻公欲以驪
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十人曰筮短
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渝一薰一
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
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
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
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
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大子曰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
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
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
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見去年冬）○（正傳晉
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
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
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戎而
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
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
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春秋胡傳纂疏卷之十一　僖公　三十

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狥
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
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
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
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
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
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
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
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舜名門使
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
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音註（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于公
故繫于母而
曰朝其子也

夏公孫茲如牟音註（牟國）小

左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昭）
會王世子于首止音註（首止衛地）（衣裳之會七）○
（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卑于
諸侯所以
定世子也）

左傳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
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
也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王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與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

而班位定矣註疏高氏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滯齊侯以爲議之于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爲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汪氏曰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戍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于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于未亂之先也或謂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今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是世子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于王而率諸侯以會王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四皓與游卒定惠帝程子予之以爲得納約自牖之義彼四皓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子詳載其事于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歟蓋襄王之爲世子寶惠王命之爲世子也齊桓以諸侯會世子是會王之世子也彼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

廢襄王齊桓適事之權定天下之大本于危疑之際乃霸功之合于義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豈不信哉故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十七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襄三年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以殊會書之獨此殊會王世子蓋以明至尊之儲副非人臣之比也夫殊會之文或及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或及以及義各不同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皆衆人會一人之辭然首止以卑會尊及而後會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會吳則以此會彼會而又會所以謹華夷之辨也文雖同而實則異也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以兩人會一人而男女之別也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一人會兩人而內外之別也文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大夫自盟而書諸侯以統之以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大夫故殊及以志其始也首止袁僑皆以明君臣之義而意不同于柤黃池皆以著內外之辨而事則異此皆變例之變者也讀者不可不深察焉。廬陵李氏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儁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

周本紀曰襄王母蚤死後娶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

左傳別見陳轅宣仲怨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之城其賜邑遂諸諸鄭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穀梁傳）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

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大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註疏　汪氏曰據祝柯重舉諸侯馬陵柯陵于戲亳城北平丘無中事不舉諸侯。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殆亦衷牲載書而不歃血歟。高氏曰會者丘閒有異事則復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爲名可謂知尊王矣

然齊侯之伯既致王世子而會之晉侯之伯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俑者由致王世子遂至于致王則其獎不可勝誅矣。陳氏曰桓有諸侯之事三于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于葵丘亦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下之宰異于微者也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于是知節矣。盧陵李氏曰齊桓之編書諸侯會世子而不與盟則于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皐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于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皐鼬監惟趙子以爲劉子不與胡氏雖無文然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自以不與之說爲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

鄭伯逃歸不盟（左傳）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于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註疏　高氏曰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楚既服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于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斁孽之私棄理義

之正撫鄭從楚慕間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
齊之服楚所以營圖之非一日矣纔踰年而惠王已
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强楚與諸侯之
罪王室實有以啟之也○陳氏曰國君而曰逃賤之
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豹之會麾子逃歸
不書厲之役鄭伯以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
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
汪氏曰君之逃惟首止與鄛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
逃斷道溴梁之會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
書鄭詹逃來于此見齊桓晉悼之霸不可棄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音註滅中國　左傳楚鬬穀於

莵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

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註疏張氏曰鬬穀於

莵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頼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
陵而內懷貳阻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
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帥師滅弦弦子書奔
不服于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爲尚可望以興復故不

絕也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
桓公不能救弦以啟救鄭圍許之紛紛使桓公此時
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
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官之
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
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
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
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

桓莊之族宜獻

輔頰輔車牙車

之從祖昆弟惠其偏虐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

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伏見於下

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是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穀梁傳）

同服振振盛親

鶉鶉火星也賁賁星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曜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丙子夜日月合朔于尾月行疾故至

執不言所于地繩于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執之繩于晉乎若

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爲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可以見棄義邀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註疏〕平庵項氏曰虞公之執前無所由後無所歸如執匹夫然見虞之無國也〔地編于晉〕范氏曰時虞已包裹屬于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陳氏曰荀同力致滅自其君世子必詳所以滅之之罪書曰楚子虞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苟不同力執其君而國從之矣則不詳所以滅之之罪書曰晉人執虞公以爲晉人徒執其君焉耳而虞自亡也○王氏箋義曰滅而稱執者言虞當滅久矣今但執之而已滅虢不書者方罪虞以爲世戒若書曰晉侯滅虢遂滅虞執虞公以歸斯實錄耳非裁成義理之文也○汪氏曰春秋書滅國者三十一其致滅之因或叛彼即此或恃謀或侵地然未嘗沒于嗜好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皆書滅國以著滅之者之罪惟虞虢之滅書法不同蓋有深意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者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耳

丁卯　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齊桓三十二　晉獻二十六　蔡穆二　公元年　宋桓二十八　秦穆六　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左傳別見〕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

晉夷吾之衆

楚子逐舍武城猶有念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

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伯昭伐鄭圍新城音註新城鄭新密也左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

秋楚人成圍許僖諸侯遂救許音註夷狄始滅圍中國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冬公至自伐鄭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乎也註疏汪氏曰齊桓圍鄭之新城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逃翼戴儲君之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寔爲王室計也晉文遂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廬陵李氏曰按桓公之編

書赦者五獨此年之赦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爲善之尤蓋赦兵不以生事爲貶不以專事爲疑也

戊辰　惠王二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
十四年　七年（齊桓三十二（鄭文二十（曹昭九卒（陳宣四十（杞成
二（宋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左傳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音註（申侯即申出也）左傳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

言心既不能自强何謂難于卑弱之病

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于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于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檀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

諸侯皆可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註疏（罪累上）汪氏曰累事相緣及也言責及其上也○廬陵李氏曰左氏載申侯初有寵于楚文王自楚奔鄭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于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音註（寧毋）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毋音某又音無）（衣裳之會八）（左傳盟于寧）

毋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

位會位也記子華之奸人列在會位

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

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

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
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請盟于齊註疏盧陵
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
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
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
此明王室之供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
曹伯班卒音註昭公卒子
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巳
巳

惠王二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
五年崩　八年齊桓三十
二十三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
宣四十一杞成三宋桓
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桓衛侯文許男僖曹伯
陳世子款宣盟于洮鄭伯文乞盟音註洮曹地兵
車之會
○王人與諸侯盟不
譏者王室有難故也
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見去年冬左傳
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
發喪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
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
諸侯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
莫貴于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
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

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訂
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
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
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
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
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于以見
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註疏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爲惠王已
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禮
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
而叔帶簒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爲襄王謀者故遣下
士告難于齊桓公于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
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爲此事而來
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

左氏謂致哀姜與胡傳不合

也○盧陵李氏曰左氏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踐土王子虎黑壤王叔桓公黃池單平公皆監臨之而已不同歃也若天子初立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責故于洮王人傳曰王室有難也女栗蘇子傳曰頃王立故也雞澤單子杜云周靈王新卽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也此三事情義可許故無貶文惟翟泉之盟于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此說亦可通但以胡氏雞澤下注觀之則皆可貶

夏秋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

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矣于成風則舉大事于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註疏范氏曰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以王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五言之○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壞也乃比于無父無君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

曰無父兒立小君嫡子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故含賵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爲譏也○孫氏曰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家氏曰夫人不氏明其爲妾無當尊之理也薨葬稱夫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爲非人之端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別見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庚午　襄王九年（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衛文九（蔡穆二四（宋）桓三十一（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元年十四（鄭）文二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二（祀）成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音註（御說宋公名也音語悅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左傳）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于葵丘音註（宰周公）天子之爲政者也（葵丘）齊地在陳留縣東（丞案之會九

（左傳）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左傳）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下拜孔曰且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註疏 盧陵李氏曰桓公冀戴襄王之事始于首止中于洮終于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音註 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之上而同盟焉于葵丘亦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左傳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國語 葵丘之會獻

三國伐宋傳抑晉王獻公如會

言桓略東方則不可知必不能復西略

者和故傳襄老之
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
施與力而不務德故鄰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
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溥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
信三屬諸侯存亡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
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麗矣又何加焉
吾聞之惠難編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于怨讎夫
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畢奉而假晉是皇雖後
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
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涸澮以爲
淵戎翟之民寔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
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
而輕于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
獻公卒八年爲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公羊
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
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
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
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
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
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

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以是爲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東牲載書
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
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
信矣註疏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係蓋修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于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哉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敘其美也○汪氏曰桓公以五命之詞約束諸侯而不敢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王臣出會皆同盟則非桓比矣然桓公自北杏至于卞會遇二十有八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盟書日歟深以爲美之公羊以爲危之褒貶不同愚竊以爲是盟乃桓伯盛衰之幾鄭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獻捷治戎存邢衛却狄盟召陵帖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寧及乎葵丘而伯業盛矣奈何陽穀之會與僖公聲姜肆于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于救許伐黃不恤謀鄫無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蓋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而憂其衰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音詭（獻公卒子奚齊立佹音詭）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

年者糴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矣

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音註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是年晉里克弒其君卓晉惠公夷吾立（左傳）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于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

人彘者

國語附錄　里克告于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于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于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楹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于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于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于諸侯且爲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不鄭許諾于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鈇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左傳別見　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國語附錄　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又則恐諸侯之謀從召君于外也則民各有心

恐厚亂盡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遺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于君之威而欣喜于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乃使公子繁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繁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于喪失國常于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災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寔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寔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寔有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狥潔狥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寔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繁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賢大夫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喪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寔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繁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于利也公子繁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爲惠公

（左傳別見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于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辛未　襄王二十年（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蔡穆
二年　十年　二十五（鄭）文二十三（曹共公三（陳宣四十三（杞
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
（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音註魯始屈于大國
狄滅溫溫子奔衛音註（溫）王畿也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地（左傳狄滅
朝齊之始
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註疏張氏曰溫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
之邑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蜀杜氏曰弦江黃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溫實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攘而正之所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音註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

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于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

子而死于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篡弒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音詢荀息從君于昏故稱名）（左傳）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公羊傳）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

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于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于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于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于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

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音註（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音註（里克親爲三怨之王弒二君故稱名）（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于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劒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七月

（左傳別見）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

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
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
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伐有罪
矣敝于韓

(左傳別見)乎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吕甥郤稱冀
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
不濟矣

冬大雨雪音註(甬)如去聲

王　十有一年(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十一(蔡)穆二
三年　十六(鄭)文二十四(曹)共四(陳)宣四十四
(杞)成六(宋)襄二(秦)穆
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乎鄭父音註(乎鄭父里克之黨。以亂
從告也　悉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

(左傳互見)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
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乎鄭祈舉及七輿大夫
皆里乎之黨也乎豹奔秦(見去年冬。)(正傳)春晉侯使以
乎鄭之亂來告

按左氏乎鄭言于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爲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
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
天下爲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
不能格君心之非至于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平陽穀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徹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註疏〕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王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縱肆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徙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汪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爲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秋八月大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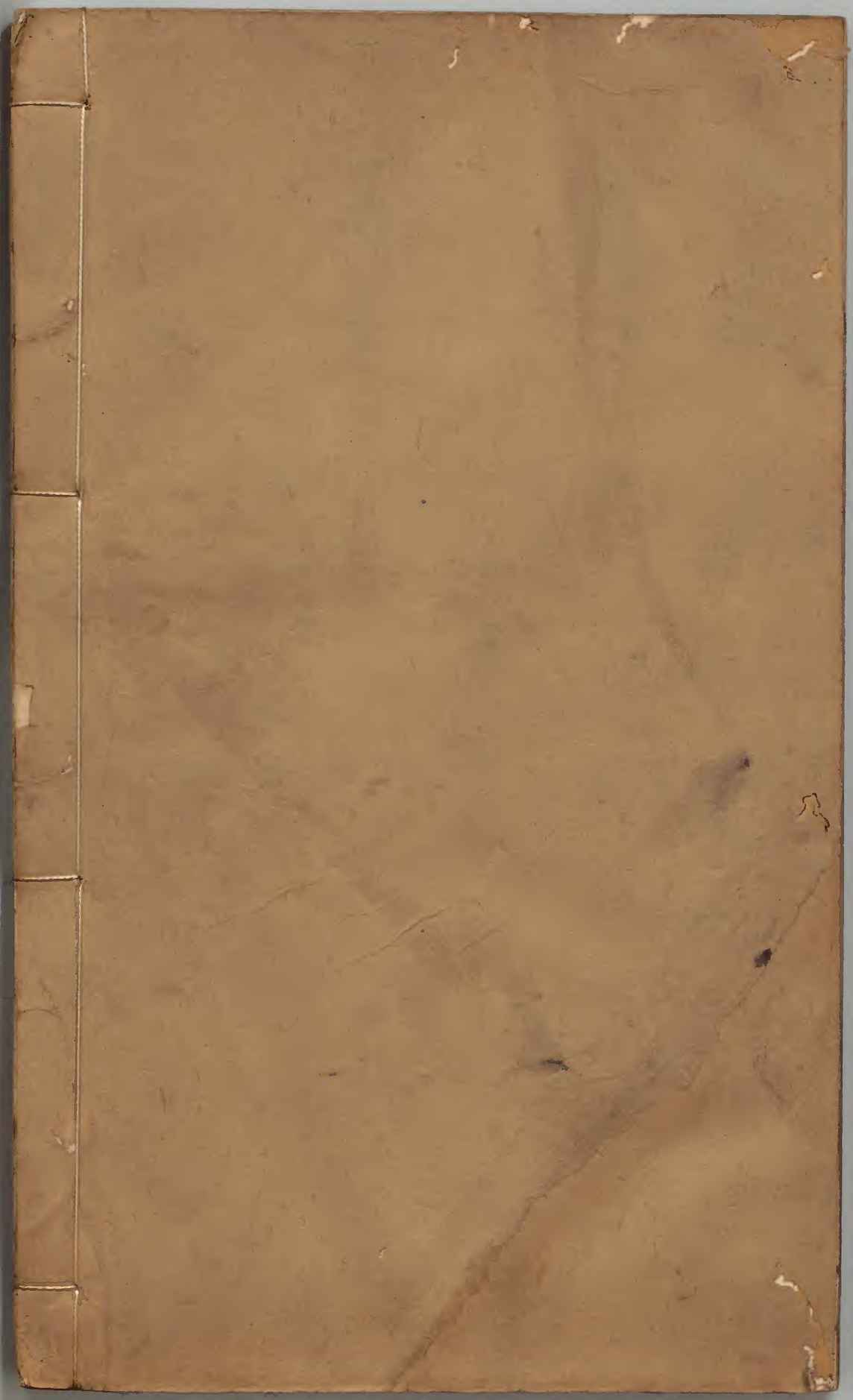
冬楚人伐黃〔音註〕黃人不歸楚貢故楚人伐之　〔左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于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

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註疏臨川吳氏曰楚之強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如事天子之禮黃既從齊伯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至于亡也○汪氏曰左傳記明年冬使管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則滅黃之時蓋未卒也豈史記之說有不足信抑或仲諫桓公以救黃而不從歟

昌平坂學問所

春秋胡傳翼卷之十一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